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25

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成就及其示范意义

王慧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规模庞大,具有特色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是副文本融合中国传统注疏与西方文学译著体例而自成体系风格;二是注释内容丰富考辨深入,兼取古今中外之长而富有学术内涵;三是康达维副文本成就的获得既是对前辈汉学家运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又是出于他自觉以“译文+副文本”方式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四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传播有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康达维;英译《文选·赋》;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6-0169-09

“副文本(Paratext)”相对于“正文本”而言,是为读者能更好地阅读、理解文本本体而编写的有关介绍、说明、注释、相关资料图像等辅助性文本。自20世纪80年代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以来,全面关注“作者署名、标题、插页、献词、题记、序言、注释”^①等副文本内容,系统深入地探究评价文本本体的成就、价值与特色,已经为中外文学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角与途径,并且取得了不少具有创意的学术成果。

而当代第一部用英语对《文选》56篇辞赋进行全译全注的巨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康达维的英译《文选·赋》^②,不仅以其信达雅的译文广受好评,被誉为西方汉学家辞赋翻译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而且书中篇幅庞大、内容丰富的“副文本”也格外引人注目。英译《文选·赋》全书三大册共1509页,其中副文本多达1044

页,篇幅已超过译文本身的两倍。这个包括“导论、解题、注释、插图、赋家小传、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等多项内容的副文本系统,不仅与译文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进行一般性阅读和欣赏中国古代辞赋带来便利;同时,也为西方的辞赋学者更加深入理解辞赋原文,探究一些难懂难解的典故或棘手问题,提供了具有学术性的宝贵资料或思路,突显了此著作为《文选·赋》研究参考书的作用;并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的传播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 精心设置具有明确目的的副文本系统

德国翻译目的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在《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WWB006);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E51628)

作者简介:王慧(1979—),女,湖南湘乡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英语翻译学和中西赋学的研究。

①Gerard Genette. *Paratext: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me E. Lew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vii-ix.

②康达维《昭明文选英译第一册:京都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One: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昭明文选英译第二册:郊祀、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和《昭明文选英译第三册: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分别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2、1987和1996年出版。

任》一文中认为：“译者总是依照某一特定目的进行翻译，目的说明翻译一定按某种特定的方式操作，并非跟着译者的感觉天马行空。”^①康达维面对的《文选·赋》，是一个语言古奥、文字繁难、历史久远以至于中国学者都视为难读难懂的特殊文本。如何能够达到引起英语读者兴趣的目的？这对于翻译者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康达维依照其“特定目的进行翻译”，而且选择了与其目的相适应的“操作方式”——为了追求“忠实地翻译古代及中古的作品”，而达到“绝对的准确”，他“选择了为原文作大量的注解”^②，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副文本”。如康达维在英译《文选·赋》的《前言》中明确表示“这一《文选》译本，既是参考书也是翻译”^③，显然，他希望这部英译的《文选·赋》既有读者直接阅读的辞赋译文，同时也是一部可以释疑解难的“参考书”，给英语读者或有研究兴趣的辞赋学者传递更多相关的辞赋知识，何况这本译著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它的受众也“多半是学者”^④。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康达维在将辞赋文本翻译成英文之时，精心设置了规模庞大、别具一格的副文本系统。

(一) 融合中国训诂学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学译著经验撰写尽可能完备合理的副文本

在康达维编制英译《文选·赋》副文本系统之前，中国古代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训诂学传统和西方近现代经典文学译著已经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注疏”系统，围绕《易经》编写的《易传》“十翼”，包括解题、序论、注释等内容的《楚辞章句》及其《补注》，包括“集解、索隐、正义”三种辅助文本的《史记》“三家注”本等等；近现代西方的不少文学译著，比如英国汉学家中，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附有“导论、注释、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韦利(Arthur Waley)的《游悟真寺诗及其

他诗篇》(*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包括“导论、附录”(附录包括中国诗歌形式简介、注释、专有名词索引)；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南方之歌》(*The Songs of the South*)，包括“前言、导论、注释、术语表、插图”等。这些类似于后来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训诂学与西方文学译著经典体例的丰富成果，给了谙悉中西学术的康达维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康达维从“这一《文选》译本，既是参考书也是翻译”的目的出发，在充分汲取前人经验基础上，精心设计、编制了包括“封面、标题页、前言、自序、翻译说明、导论、解题、注释、插图、赋家小传、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等体例完备的副文本系统^⑤。其中，“解题、赋家小传、注释”主要是吸收中国古代训诂学尤其是《文选》李善注的注疏传统；其“导论、参考文献、专有名词索引和插图”则主要借鉴了近现代西方学者理雅各、韦利、霍克斯等汉学家文学译著的体例。

(1)“解题”。《文选》李善注原来只有解题34则，均置于赋的标题之下，一般是概述作赋背景，篇幅短小。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解题则扩充至55篇，内容也详细得多，既介绍作赋背景，也介绍赋的作者、内容主旨、相关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等。比如英译《蜀都赋》的解题，不仅介绍了赋的主要内容，还介绍了蜀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重要作家和中心城市成都的相关知识，以及《蜀都赋》的创作资料来源等信息。有的解题，还列有该赋篇的不同注译本或研究书目。比如书中英译陆机《文赋》的解题，既介绍了《文赋》作为文学专论的重要性、《文赋》的内容、译者对陆机创作时间的推断，还列举了涉及中、英、法、日四种语言的译本、注本及研究书目达25种之多^⑥。“解题”的撰写，不仅展现了康达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前期工作，也为后学深

①汉斯·弗米尔：《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载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②康达维：《〈文选〉英译浅论》，载赵福海：《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③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One: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xi. (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④蒋文燕：《穷省细微 精神入图画——汉学家康达维访谈录》，载张西平：《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⑤本文研究的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仅限此系列的初版，其再版和中文译本不予探讨。

⑥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11-213.

入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辞赋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赋家小传”。《文选》李善注有31位赋家的38篇小传,位于赋篇作者名字之下,简要说明赋家的名、字、出生地及主要经历。英译《文选·赋》撰有31位赋家的小传共36篇,集中编辑于每册的正文之后,总题为“人物小传(*Biographical Sketches*)”。康达维撰写赋家小传的内容比李善注中的赋家小传更为详细。比如对《两都赋》作者班固的介绍就有一千余言,包括对班固家学渊源、文学天赋的说明,还以其主要文学、史学、哲学作品为主线叙述其生平事迹,并附有现当代中外研究者对班固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成果。从中读者对班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小传的内容和提供的参考资料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3)“赋篇注释”。康达维英译《文选·赋》中的赋篇注释,是整个副文本系统的核心内容,篇幅庞大,内容也特别丰富,下文将予以专门分析探究,此不赘述。除了吸收中国学术传统,撰写内容丰富的“解题、赋家小传”和“赋篇注释”之外,康达维还借鉴近现代西方文学译注的体例,编写了“导论、参考文献”和“专有名词索引”等具有西方学术特色的副文本。且略述其“导论”“插图”及“名词索引”等如后。

(4)“导论”。《导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译著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可以通过《导论》了解译本的相关背景知识。比如英国汉学家韦利《游悟真寺诗及其他诗篇》的《导论》,就简要介绍赋的起源和形式及楚汉赋家和《游悟真寺诗》的内容,还提出“区别赋的显著标志是不歌而诵”^①的观点。康达维也很重视《导论》在介绍全书内容、体例及传递相关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引导作用。其英译《文选·赋》的《导论》,往往篇幅宏伟,提供了中国早期文学选本研究、《文选》研究、辞赋翻译研究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资料,为读者深入理解《文选》及赋卷的内容打下坚实基础。如置于第一册之首的《导论》,篇幅长达70页,注释达482个,全面叙述了《文选》编撰之前“文学选本”的历史和文类理论的发展、

《文选》编撰背景、编撰者萧统的选文思想、文体分类、作家作品以及其研究史和版本等问题,相当于一部《文选》及其编者萧统研究乃至早期中国文学研究的入门指南;第二册的《导论》,则专题切入古代辞赋“描写性复音词”(即联绵词)的翻译问题;第三册的《导论》,包括本册所收赋篇的内容简介等。

(5)“插图”。插图是西方译著中常见副文本的一种体例。如上述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南方之歌》中书后所附的插图,就包括有《楚国地形图》《汉初疆域图》以及《现代中国省级行政区划(东部)》等。康达维或许对霍克斯配置插图的做法有借鉴,他在英译《文选·赋》第二册的《甘泉赋》《上林赋》《东征赋》《西征赋》《登楼赋》《鲁灵光殿赋》和《景福殿赋》这七个篇目中,也分别附有七幅地图,形象地说明赋中宫殿苑囿的布局或主人公的行程,对于读者读懂相关赋作具有形象的指引作用,也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副文本吸收中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具有研究参考书的价值

康达维在英译《文选·赋》第一册导论中写道:“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的学者们的评论、注解、训释和阐释,这个译本就不能完成。”康达维的译文广泛借鉴了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的《文选》注除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外,还有从东汉至清代的45位注家的观点。其中,主要有胡克家、段玉裁、梁章钜、朱珔、高步瀛等清代著名选学家的观点。全文参考的《文选》文本有14种、《文选》译本10种、中日西文论著1204种,有中、英、日、法、德五种语言。译者在导论、注释、解题、赋家小传、参考文献等副文本中一一标明了观点来源,为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除了采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副文本中也不乏译者康达维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在《文选》书名的翻译中,就体现了作者对这部书的深入研究。《文选》的标题被译为“*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意思是“文选或精美文学的选集”。“文选”一词从字面上并不能传达精美文学选集的意思。作者通过分析《文选》

^①Arthur Waley.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3, p.15.

各类篇章的具体内容和风格确定了萧统的选文观,认为他选择的都是“精美”或“典雅”的篇章,“《文选》并不如标题的字面翻译那样,仅仅只是‘文学选集’,而是‘精美文学的选集(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或‘典雅创作的经典范本(Choice Specimens of Elegant Writing)’”。确实,“(《文选》)其中比较精省地选录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同时能够兼顾到各种体裁,各种流派,各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以前各种封建朝代的文学面貌,为以后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①。将《文选》阐释为“精美文学的选集”精省地概括了这本文学选集的内容和特色。

在“解题”和“注释”中也不乏康达维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在鲍照《芜城赋》的解题中,康达维依据《文选》(李善注)、《太平寰宇记》和《嘉庆重修大清统一志》中有关“芜城”的记载,认为“芜城”并非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南朝时期的广陵城,而是汉代广陵城的废墟。鲍照在看到汉代广陵废墟后创作了此赋,是为悲叹汉代的广陵所写^②。

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一方面吸收译者所见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不仅帮助了读者对辞赋的理解,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或思路,自觉地体现着“参考书”的作用。

(三)封面、标题页和索引等其他副文本的设计体现传递知识方便读者的撰写目的

除上面提及的“导论、解题、赋家小传、插图”之外,康达维副文本的其他部分也是精心设计,比如封面、标题页和索引等,无不体现方便读者的译著目的。

(1)封面设计。英译《文选·赋》三册的封面采用的是统一设计,占据封面四分之三篇幅的是《文选》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晋藩养德书院本《晋藩重刻文选序言》影印图页。明嘉靖晋藩养德书院刊本为晋端王朱之烺主持刊刻的《文

选》李善注六十册本,此本重刻元张伯颜池州路本,其底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刻于池阳郡斋的版本,即后世广泛流传的尤刻本。尤刻本为现存最早李善注本之完帙,极具文学及史学价值。同时,养德书院刻本也因上佳的底本和装帧,在明代就被誉为佳刻。封面图片由康达维自主选择,体现了他深厚的中国学养和对版本的重视。同时,封面采用明代珍本的序言,也迎合了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对此有学习热情的学生群体的兴趣。

(2)标题页。英译《文选·赋》三册的标题页如一般译著标明书名、原著者及译者姓名和出版社名外,每一册都有一个副标题,如“第一册:京都之赋”“第二册:郊祀、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之赋”^③“第三册: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之赋”。译者基本按照《文选》李善注所列赋的十五个子类,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来标示每一册所收赋的主要内容^④,便于读者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性阅读。

(3)索引。康达维编写的专有名词《索引》,也力求方便读者学习和查阅。三册书末尾都分别附有本书所涉及的“专有名词索引”,共计6827条。《索引》标明了人名、地名、建筑术语、文学术语,以及植物、动物、矿石、星辰等专有名词的具体位置,有助于读者快速查检与这些名词相关的内容。比如,“赋”一词的索引为:

Fu(rhapsody): frustration, 34; didactic function, 28, 32; on cities, 28, 32; on journeys and excursions, 30, 32; on music, 29; prefaces, 49; Six Dynasties poets, 33; sorrowful laments, 30; *yongwu*, 29; mentioned, 1, 2, 3, 20, 21, 23, 25, 26, 28, 46, 52, 61, 62, 65, 68, 70, 93, 94, 339, 485, n. 1, 487, n. 4, 518, n. 308. See also *Wen xuan*, *fu*.

^①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出版说明第2页。

^②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53-259.

^③第二册的标题中少了“耕藉(Plowing)”这一类的译名。在目录中,译者把属于耕藉类的《藉田赋》和郊祀类的《甘泉赋》归于一类,译名为“Sacrifices”,意思是“祭祀”。不知是译者遗漏了“耕藉”的译名,还是因为《藉田赋》所述内容本就是一种祭祀神农的仪式,译者因此改变了李善注的分类。

此处列出了“赋”字出现的34处位置,同时还列出作者所用“赋”的两种译名“Fu”和“rhapsody”,以及赋的不同种类,如“骚体赋”“京都赋”“有关旅途和游览的赋作”“音乐赋”“咏物赋”“哀伤赋”,还有有关赋的组成部分、赋家、赋的功能,如“赋序”“六朝赋家”“劝诫功能”等内容。如根据索引查找原文的内容,可获得赋的溯源、分类、功能、赋家、赋篇内容、相关研究及翻译等有关赋的系统内容。整个索引部分涵盖了原文中种类丰富的专有名词,加上了辐射于原文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成为《文选·赋》专有名词研究的工具书。

二 篇幅庞大的注释是普及性与学术性兼具的重要副文本成果

中国古代辞赋,多奇文玮字,佶屈聱牙,即使中国学者不借助注释也难以读懂。长期以来,赋在西方汉学中被忽视,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难懂。康达维深谙此中道理,主张在英译《文选·赋》中“大量使用注释”^①,要让注释很好地帮助读者阅读理解,还要让注释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性。因此,他花了最大的精力,弘扬中国传统训诂学“用语言解释语言”的随文释义的注疏传统,撰写了共计5538条赋篇注释,篇幅达530页,超过全书副文本总篇幅的一半,是篇幅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重要副文本成果。

中国当代学者周大璞所著《训诂学要略》,曾经总结训诂体式“随文释义的注疏”内容为十一个方面:(1)解释词义;(2)串讲文意;(3)分析句读;(4)校勘文字;(5)阐述语法;(6)说明修辞手段;(7)诠释成语典故;(8)考证古音古义;(9)叙事考史;(10)记述山川;(11)发凡起例^②。

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注释”内容,几乎包含了周大璞先生所论的上述各项,很是全面丰富。若概括而言,则大致包括如下五类:(1)析专名及难词;(2)详细注释赋篇典故;(3)校核赋篇原文;(4)梳理文意;(5)说明部分赋篇的英译译文。这里,仅对这五项内容,略作介绍叙论。

(一)析专名及难词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赋家呕心沥血,力图把天地万物纳入自己的作品之内,以显示才学。种类繁多的名物既是汉大赋的亮点,也是造成翻译难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康达维在其译注的《文选》赋卷的《中文版序》中提到他对这些词的认识“这些赋篇十分深奥晦涩,必须细心研究文本的语言文字”^③。为了译好这些作品,他刻苦钻研中国的地理历史、礼仪官制、建筑学、植物学、动物学、鱼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等,以确定赋中所涉及城市、礼仪、官服、建筑、植物、动物、鱼类、矿石和星辰等名称在西方的对应词,并将其研究的结果记录在注释中。仅仅张衡的《南都赋》一篇,译者注解的山名有5个,水名7个,矿物名10个,动物名24个,植物名64个。仅注解这篇当中的植物名词,译者参阅的除了《文选》的不同注解之外(朱珔注、李善注、刘逵注),还有字书《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疏证》,药典《正类本草》,谱录类典籍《竹谱》,地理典籍《山海经》(郭璞注),史书《史记》(郭璞注)、《尚书》(孔安国注)、《汉书》(张揖注、颜师古注、晋灼注),还有西文书籍及论文6种,中文论著及辞典5种。作者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难解词也是注释的一个重点。康达维对联绵词的注释尤为重视。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两篇中注释的联绵词就多达76个。每个词除解释意思和说明依据之外,都标有现代读音和古音,有的还列出了异体字。对于联绵词的古音,译者依据李方桂的音标系统,并参考了柯蔚南(W. South Coblin)著《东汉声训手册》、周祖谟、罗常培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丁邦新的论文《魏晋音韵研究》来进行标注。他还将翻译联绵词的译注心得记录在第二册的《导论》中,为我们确定联绵词的读音和含义,并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汇来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二)详细注释赋篇典故

用典是除辞藻之外,赋家才学的又一体现。

^①康达维:《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载赵敏俐、佐藤利行:《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②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62页。

^③康达维:《康达维译注〈文选〉》,贾晋华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许多赋家偏好“拮据经史”，借古抒怀。典故的翻译也考验着译者的才学。康达维除了在正文中译出典故所传达的意思，还在注释中指出典故的来源，极力保留典故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典故分为言典和事典。对于言典，康译在注释中还原其原文并指出来源。仅《东征赋》的注释中，译者就标明了21个言典的原文和出处。其出处包括《诗经》《楚辞》《论语》《左传》《中庸》《老子》等典籍，可见译者阅读广博。对于事典，注释则更为详细。比如在注释班固《幽通赋》“重醉行而自耦”一句时，译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重耳逃亡齐国，耽于逸乐而忘记复国，其妻将其灌醉，诱使其离开，最终使其成就英雄伟业的故事^①。此注不仅帮助读者了解重耳复国的故事，还提供了资料来源，除《史记》外，有收录于理雅各《中国经典》中《左传》的英译文和沙畹对《史记》的法译文。对于这些言典和事典，其原文和故事梗概使读者对正文的理解更为深入，其典故来源为读者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 校核赋篇原文

校勘是中国传统注释的重要内容。康注吸收了传统注疏之精华，在注释中记录下了208条主要差异。康译的底本是清胡克家刊刻的宋淳熙八年的尤袤刻李善注《文选》，校本有《文选》的其他版本，如《文选》五臣注、六臣注、敦煌本及唐代手抄本，以及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和文学家选集《鲍照集》《曹植集》等收录的《文选》中的篇目。其中不乏译者根据校本校改原文的例子，如在《西征赋》“才难，不其然乎？”的注释中，康达维依据五臣注本将原文的“才难”改为“名难”。他采用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的看法，认

为原文中提到的王音、王凤、弘恭、石显尽管在世时声名显赫却身后无名，这句话是化用《论语》的“才难，不其然乎！”用“名难”更符合人物境遇^②。如果说注录异文容易，要判断哪个版本正确却十分考验注者的知识储备。

还有60处注解，未注录异文，只是说明了原文中的问题，以及作者自己或其他学者对原文的校改。在其中，注者犀利地指出了存在于序言中的问题，如《甘泉赋》中的序文是自《汉书·扬雄传》扬雄的《自传后记》中窜入原文的^③；《鹏鸟赋》中的序言来自《汉书》的文本^④；《鹦鹉赋》的序言也并非祢衡所作^⑤。如果没有对不同版本的细致比对和对选学家成果的广泛阅读，是很难发现这些问题的。

此外，《文选》不同版本间本无差异，而注者通过其他知识来改正原文的错误，是非常见功力的。比如在《东征赋》第一句“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的注释中，康达维依据清代学者梁章钜《文选旁证》所引阮元的意见，认为“永初”是“永元”之误^⑥。他指出班昭之子曹成被任命为齐相，发生在永初年间。而依据《后汉书》引挚虞《三辅决录》的注释，《东征赋》中提到班昭陪同曹成去往陈留郡的长垣县任职，是远发生在其任齐相之前。对于《文选·赋》的文本，译者极深研几，发现了原文不少错误。

(四) 梳理文意

有少量注释用来梳理文意。如在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一句的注释中，译者说明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赋是古诗的支流”。然后依据《汉书·艺文志》《汉书·叙传》《文章流别集》，认为“流”的意思是“类别”“品类”“文类”。

^①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2.

^②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4.

^③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

^④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02.

^⑤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03.

^⑥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72.

继而译者指出“古诗”指《诗经》,《诗经》的“赋比兴”中的“赋”指修辞手段,而非文类。并阐明班固的意图是想将“赋”与诗经传统相关联。在这个注释中,译者探寻了“赋者,古诗之流”的真正涵义,并涉及了赋的涵义和源流等赋体研究的重要论题。

(五) 说明部分赋篇的英译译文

注释中还有少量的注对翻译进行说明。一般是原文意思不确定或有多义性,或是原文没有英文对应词,对译者进行的处理所做的说明。如在王褒《洞箫赋》“中节操兮”一句的注释中,译者指出他将“节操”一词译为“严格的韵律”,但其实该词还有“正直有道义”的含义,还说明了王褒运用双关语的目的是将“箫乐赋予道德特质”^①。对翻译的注释,让读者见到译者为弥合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鸿沟所做出的努力。

三 英译《文选·赋》副文本形成的学术渊源及其示范意义

康达维英译《文选·赋》及撰写副文本,主要是运用“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从中文的角度而言,“语文学”方法也就是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方法,它偏重从文献和书面语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为古代文化经典作注释,目的是帮助读者阅读和正确理解这些经典或经典的作品^②。运用“语文学”或训诂、注疏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旁涉猎,花费时日,平心静气地慢慢研究”,实际上康达维英译《文选·赋》也用了长达十数年的艰苦努力,因此,他调侃自己是“世界上最慢的译者”。最终为读者提供了“精准清晰的译文,并辅以无可挑剔的语文学考证”,是“20世纪汉学最令人敬佩的学术成就之一”。然而,这种语文学或传统训诂、注疏学的研究方法,其来有自。

(一) 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

在大学阶段,康达维认真研习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类基础知识和语文学的治学方法。当他

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他因德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而进入汉赋领域;在研究生阶段,又系统修习了“唐宋古文”“汉学入门”“中国历史”“汉语音韵学”和“中世纪修辞学”等课程。他的老师,几乎都是美国当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如对中国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均有研究的卫德明教授,对汉赋、陶渊明以及《文选》有深入研究的美籍海陶玮教授(James R. Hightower),对中国古音韵学有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李方桂(Fang-kuei Li)、历史学家杨联陞(Liansheng Yang)、《文心雕龙》研究专家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孝经》研究专家严倚云(Isabella Yen)等。其中,对康达维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博士导师卫德明和硕士导师海陶玮。卫德明先生引导康达维走上汉赋和《文选》研究的道路,并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

卫德明先生的《士不遇:对一种类型的“赋”的注解》,海陶玮先生的《陶潜的赋》《贾谊的〈鹏鸟赋〉》,均被美国汉学界认为是“赋之历史学、语文学探究的杰作”,对汉赋研究有“根本性影响”。这些研究都是运用语文学、训诂学方法对文本内容进行考证和解析,直接为康达维的辞赋研究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范本。

康达维从上大学,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求学历程,是全面掌握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文学、历史以及欧洲中古文学、修辞学等学科知识的过程,也是他传承语文学、训诂学方法的过程,为其后成绩斐然的辞赋英译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

西方学界的辞赋翻译和研究从20世纪初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但是译文少,研究论著更是凤毛麟角。因而康达维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试图开拓一片天地。他深知自己任重道远,并坦言“过去几十年来,我可能是西方汉学家中唯一继

^①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Three: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2.

^②郝丹:《文本特质、影视改编与海外出版——常销书〈暗算〉的传播要素研究》,《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①。

康达维是学院派汉学家。1972年,前导师卫德明让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于1987年至1992年任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他肩负着传承的使命,接替卫德明使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辞赋研究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并且,康达维还一度在美国东方学会任要职,1972至1975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副主编,从1978至1995年历任东方学会西部分会副主席和主席、东方学会副主席和主席。美国东方学会成立于1842年,是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术研究”^②。作为学会领军人,康达维以学术的接续和发展为己任,亲力亲为,以辞赋译文和规模庞大的副文本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知识。

(三) 英译《文选·赋》副文本的学术影响和示范意义

康达维的英译《文选·赋》一经出版便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哈佛大学教授、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伊维德(Wilt. L. Idema)在评论第一册时说:“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研究成果,对于其他任何汉学家来说都是一生倾力研究的巅峰。完成的部分使康达维能与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最伟大的汉学家比肩。”^③维多利亚大学亚太研究系教授白润德(Daniel Bryant)在第一册的书评中也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这是一本应该立即被每一个对前现代中国文学有严肃兴趣的学者拥有的书。”^④剑桥大学对中国诗歌和神话有专门研究的白安妮(Anne M. Birrell)评论《文选·赋》英译第一册和第二册,称康达维对《文选》的英译为“英雄般的壮举(heroic task)”,认为“他呈现了研究性的宏伟工程。这对任何学科任

何层次的汉学家和许多领域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都是基础性的必读书”,“值得汉学界和学术界的掌声和尊敬”^⑤。还有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伯夷(Stephen R. Bokenkamp)和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欧洲汉学杂志《通报》的现任主编柯睿(Paul W. Kroll)等,均对这部书给予了极高评价。由此可见,康达维《文选·赋》英译的影响巨大。该书于2014年入选“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系列丛书,而获再版。这部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视为西方重要学术遗产之一的图书,受到中国学者贾晋华的关注,由她组织团队译成中文,202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晋华认为这部书是可以“传之名山的杰作”,并“相信会在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各方面给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重大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⑥。康达维的《文选·赋》英译及其副文本,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赋体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具有多方面的示范意义。

(1) 英译《文学·赋》具有《文选》和辞赋研究参考书的性质。《文选》被誉为“文章之渊藪”,是唐以来文人士子学习作文的范本。而辞赋“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蕴藏着丰富的学问,具有深刻的文化知识价值”^⑦。而康达维将这些丰富的内容和详细的资料,英译介绍给西方读者,自然很受欢迎。据康达维介绍,美国的有些大学如艺术学院,和某些课程如“早期中国城市和城市文化”,就使用其《文选·赋》英译作为课本,在发挥着传递知识的作用^⑧。

(2) 《文选·赋》英译的副文本集合了自唐以来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文选》的丰富资料 and 不同

①康达维:《赋学与选学:康达维自选集》,张泰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②顾均:《美国东方学会及其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日。

③Wilt L. Idema. “Review: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One: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Translated, with Annotations and Introduction by David Knechtges”,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85, 71 (1): 139-142.

④Daniel Bryant. “Review: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I: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by David Knecht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4, 44 (1): 249-257.

⑤Anne M. Birrell. “David Knechtges (ed. and tr.):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II: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0, 53(3): 556-557.

⑥康达维:《康达维译注〈文选〉》,贾晋华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译者序第6页。

⑦侯立兵,郑彩云:《知识传播:〈赋体文学的重要功能〉》,《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⑧蒋文燕:《穷省细微 精神入图画——汉学家康达维访谈录》,载张西平:《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

观点,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从唐代至今《文选》及所收赋篇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包含了早期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能指导和启发读者开展辞赋研究、文选研究、翻译研究,以及早期中国文学、历史及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3) 英译《文选·赋》及其副文本的成功实践,既为古代辞赋的翻译与有效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还为如何将翻译的心得总结为学术成果作了示范。康达维发表的辞赋研究论著,大多与其翻译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如,其《鲍照〈芜城赋〉的创作时间和场合》一文,源于《芜城赋》的解题;论文《班昭〈东征赋〉考》,源于副文本对于《东征赋》原文的考异。康达维收录于其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中的论文,如《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与修辞》《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道德之旅:张衡的〈思玄赋〉》《汉

赋中的纪行之赋》《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收录于其专著《选学与赋学》中的论文,如《〈文选〉在中国与海外的流传》《〈文选〉辞赋与唐代科举考试之关系》《芟其芜杂,集其精华:中国中古早期的选集》《选集的缺憾:以应璩诗为个案》等,都是源自翻译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还有其研究翻译学的系列论文,如《文选英译浅论》《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英译〈文选〉的疑难与困惑》,更是直接来源于其辞赋的翻译工作。

康达维既由翻译所得而总结成文,又将自己的学术论文载录在译文的副文本中以提高翻译的学术性。这种以译养研、以研促译的做法,会鼓励更多学者从事翻译工作,会指导他们如何有效提高译文质量,最终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onstr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atext of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ranslated with Annotations by David R. Knechtges

WANG 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broad range and unique approach to the paratext of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American Sinologist David R. Knechtges provide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ritical academic value as follows: (1) A fully-developed system of paratext combines the sty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entary with the styles of Wester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has its creativity. (2) The notes are abundant in content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Western academicians in the utilization while also giving voice to Knechtges' research. (3) The large paratext system is an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philology of some former sinologists and is evidence of Knechtges' academic mission to effectively disseminate ancient Chinese *fu* by adopting "translation+paratext". (4) It brings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cross-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aratext

(责任校对 游星雅)